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六〇冊目次

萬曆疏鈔五十卷(三)

〔明〕吳亮輯
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

..... 一

本朝京省人物考一百十五卷(一)

〔明〕過庭訓撰
明末刻本

..... 一八三

萬曆疏鈔五十卷(三)

〔明〕吳亮輯

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

滇蜀類

張應登 滇事未見平定及時應議戰守疏

薛繼茂 聞警觸衷陳一得以備採擇疏

○孔貞一 覈土司之情形破兩省之同異疏

呂邦耀 土司惡形漸彰勢難姑息疏

錢桓 土酋完局未盡西南隱禍堪憂疏

錢桓 土舍方有結局黔撫忽有更端疏

宋一韓 西南禍端已開處置未有歸着疏

目錄

余四世

兵部 隣司黨逆流禍黔蜀疏報異同疏

宋一韓 滇事計慮宜周乞審處以靖遐方疏

宋一韓 逆賊進逼會城撫臣束手無策疏

胡忻 黔夷飾情潛募滇撫玩寇殃民疏

宋一韓 滇事方殷粵寇踵至亟行剪除疏

王元翰 滇患孔殷乞垂念以杜禍本疏

滇蜀類

滇事未見平定及時應議戰守疏

張應登 兵科左給事中
萬曆十九年四月

臣等竊惟滇南一隅百夷雜處先年麓川之役遣尚

書王驥督四鎮之兵三至其地經畧一十五年而立

三宣撫司尋甸之役遣尚書伍文定侍郎梁材亦督

四鎮兵以往而後得凱旋也邇來緬酋招致黨與負

固逆天隴川之役計擒岳罕而迤西之役亦成一創

疏鈔

滇蜀

今雖犬衆直犯三宣幾入門庭我張先聲設疑兵而

彼復遁去卽有擒獲尚非犁庭掃穴之功况兵至彼

去兵散彼來自其故智夏退秋深烟消瘴解定爾復

入審時度勢不可牽制臨江之師亟養逆賊之勢而

尤不可不預爲戰守之圖也除開屯田練土著二項

已奉 旨催查外 臣等考之故事摘以時宜條爲八

事曰申勅諭以撫諸酋曰改將銜以便彈壓曰陞撫

夷以重事權曰專開屯以贖罪將曰招商旅以實藩

籬曰廣事例以補軍餉曰酌訓練以安客兵曰嚴考

察以肅官守蓋騰永去天萬三千里而遠土夷企望德意而有司不能宣布者未必無之故安銓陷尋甸大學士楊一清言諸夷易動難馴故因其酋長有功者設立爲土官各令統其所部夷人子孫世襲數十年來土官病故子孫應承襲者官司不肯保結土官往復駁勘有二三十年不得承襲者止令土舍管事下人不畏強陵衆暴無所不爲且雲南各處土官夷兵人馬衆多麗江景東之外如沅江鄧川北勝姚安鶴慶寧州羅次亦在蒙化姚川之類俱有官兵若肯聽調用命殄滅不難但中間多係不得承襲之人亦有緣事見在提問之數者懷忿畏罪難保必無今日急務宜先收土官之心差在京官強幹有精力諸曉夷情者請勅一道并肅執聖旨榜文令其星馳前去到彼令鎮巡官差能言知事者分投傳諭各該土官人等宣示朝廷恩威爾等土人皆世受國恩享有土地人民宜殫忠誠各出兵馬協力討賊一體先行厚賞有應承襲而不得起送者有功聽提督官具奏就彼襲職免令赴京有罪未結者除謀逆外悉從

赦宥擒拿首惡賞賚加級特異剿殺功次如議定賞格施行該雲南巡撫吳定等議得暹羅國在緬地之後牛噠喇在緬地之旁皆與緬世讎先年俱見侵掠計者謂得暹羅攻其後牛噠喇擾其左我爲之搗其中使彼狼狽不暇顧應未必卽滅其種亦可使之喪氣落魄牛噠喇可徑爲之其暹羅國須乞朝廷命使宣諭令其先聲討賊冬初進兵與牛噠喇兩路並進由前觀之論屬夷以助兵天朝鼓舞之典由後觀之論遠夷以夾剿兵家牽制之方似皆今日之不可少者况木邦猛廣猛密蠻莫猛拱孟養迤西新被殘破皆以不附緬之故各酋長尚養創痛恨而思化思豪狂心叵測者今已竭力死戰思遠雖曰狂逞而迤西豈可無王思氏有無後人罕烘思禮等應否還其巢穴收復部落領兵土官亦宜獎勵今緬所率而來者阿瓦洞吾猛別雍會矣臣等同官楊文舉習滇事者其前疏有曰莽端體起洞吾兵吞海上易置其酋長虐用其部落得榜諸讎素有必報之忿阿瓦親弟久懷不利之心應裡新立豈不知諸人之欲乘其後

耶景永景遇之夷猛別猛漣之衆皆其新附之敵國
未必無攜二心如此是附緬諸酋亦可榜諭解散各
守其土也除差諭暹羅聽兵部覆行外臣等謂宜賜
勅一道 聖旨榜文一張敘述緬罪當討安撫屬夷
助兵及在陣領兵土官與夫三宣被殘諸夷獎其願
忠及時收復部落俟入秋代爲報讐仍行協力剿殺
思箇賀正直復進西附緬各酋有罪者不赦矣其餘
係天朝遠方黎庶各宜自守疆土毋得仍前助逆刊
刻榜文通掛進西各地使彼聞知不敢擅專竊計思
疏鈔

漢書

四

箇亦不敢城多波而食之也其齋捧勅榜不必差官
卽今科場典試應遣廷臣二員禮部會同兵部慎選
老成風力曉暢兵機者以往啓闡之後問讀曉諭或
留正使前往騰姚二關體察經理事畢復命亦如今
次閱視之例重其事而省其費是或可行也夫勅諭
以撫酋而酋所畏者在將官之彈壓騰永一面孤懸
關係喫緊而以一叅將兩守備分守其地也虎門訓
武震疊謂何無乃示之輕乎查得各省有正總兵又
有副總兵協守其路況沐總兵居省會去騰姚約二

千里卽有兵機安得飛越往返臣等謂騰衝叅將宜
改副總兵職銜仍聽撫按鎮守節制統領守備控制
三宣其公署軍馬叅將放物毫不加添特新有總兵
之稱可資彈壓亦得乘便裁奪機宜夫邊事以習服
而深知遷轉以就近而易任彼中叅將劉招桂謝崇
爵皆有威名各能肩鉅就中查其履歷薦剡居最者
陞授前職換給勅書關防符驗旗牌統兵協守騰衝
一帶姚關順蒙守備如故而或兵一千或兵五百應
否足用當聽彼中事定議非臣等所能懸斷也將
疏鈔

漢書

五

官固當崇其職矣撫夷同知海城出巡關外遍歷三
宣凡有止司委勸惟本官是倚則傳上號令親撫諸
夷跋涉間關語言弁鈇亦仕途苦難之事不宜拘九
年考滿陞授之例或初考或再考卽得進級如運同
管同知事官制既尊體貌亦異夷人瞻睹庶幾生
畏憚心故天下知府無勅而永昌獨有之亦爲諸夷
而設也卽今叅文昌堵不知軍評謂何果部冊多稱
職之考卽宜轉銜倘其不然不妨速易他如知府趙
景柱兵變定兵禍變却緬薦叙多章賢勞六襖亦宜

陸轉以風多官員缺就本省慎選材望並茂者調用或優見任簡新來無非所以為地方也撫夷文職不可以尋常視矣然有武將與夷情相關而使過中不可不暴白其迹者鄧子龍是也臣等初訪姚兵之叛以子龍忿恨裁革嗾其幕下肆行要挾卒致殞命千百鬼哭天陰故行恭治得旨提問事尚未結昨會薦將材時有人賀使臣稱述子龍之材而直述其心術之詭且曰子龍可用則用可死則死惟此兩端若悠游不斷恐生他事初意謂子龍就縛而幕下之逸入疏鈔

滇蜀

六

緬地者聲息猶相通也冷果緬來矣緬中果有紅軍可識矣緬賊向無火器而得之於紅軍矣緬來而子龍果以假遊擊視事矣子龍甫至而緬果遁矣彼時之料子龍者何其持券而待一一合也若爾則其罪豈減於思箇賀正即寸子龍不足贖者而事關曖昧誰肯質證彼中原題亦謂使過非即代為白冤况時方多事不如限之戴罪立功無功而罪自不可原也聞子龍先年以騰川尹撤猛加諸處屯田為必不可開毅然任事行之條陳夫在宋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

楚什伍其人為農為兵不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况擁兵禦寇地得膏腴不能為翟董之所為乎子龍之言以人廢之今子龍之稟曰已劄羅葡莊乃三宣鼎足之中止可以復進西南可以圖思箇一以近轉輸二以扼反側三以控三宣四可為屯田善後之所止去騰衝南甸南去隴川蠻莫西去干崖蓋達東去小隴川俱距一日程去芒市二日程正在諸路適中之地則此羅葡莊者原土司耶原總府耶抑原開屯而投獻總府者耶此正可使子龍練兵開屯資軍實疏鈔

滇蜀

七

拒緬黨為三宣聲援他日般師留田美地薦草我擅其利而又以時閒暇丁所伐材繕彼郵亭我擅其勝此可指計之效如莊原土司則減子粒差役足矣如原總府則別為撥換足矣如原開屯而投獻者則官物也總府土司不得而有之矣子龍既令專屯自贖不得輕為陞轉止以原任遊擊管事成功另行奏請定奪仍聽騰衝副總兵節制或照先議冬春駐隴夏秋回騰聽其往來防守之便庶乎功罪不得相掩公論不致撻剔也屯田宜審官開墾矣而一遊擊領兵

幾何惡能卒辦古者募民以實塞今者中塩以墾田
率皆招各省各流久之而成土著卽今雲貴二省出
仕者多誰爲土著之戶非隨征安置卽喬寓相羈尤
多蜀產其初或避兵避荒而遠徙或遊學遊宦而忘
歸如云冒籍則家食其土者將百年丘壠相傳者已
數輩祇今以文學起家以功曹入仕往往會於都下
叙家人禮臣等因是而知占籍冒籍自是兩端爲兵
爲民原可一視蓋空隙遺地開墾屯田有願受一廛
之遠人可當編氓之一助招之不可不廣惟令明開
疏鈔

滇蜀

八

三

原籍之貫址叙及新入之歲時年終報部可憑查考
生子有孫應與土人一體肄業求舉此爲占籍之定
例如有干碍行止罷學之徒不得於此僥倖於彼假
以開屯營求出身斯爲冒籍始當嚴禁大約占籍十
年而入學者不得指爲冒籍五年而入學者不得執
爲占籍占籍之多學校之盛卽廣額無傷斯邊塞實
而得寓兵於農之意又得用夏蠻夷之道不獨騰隴
卽各極邊亦所應議也招商開田爲後日之餉計耳
此何時也安能以畫餅充饑一清又言分投買運仍

設官領兵巡邏道路護送夫脚其價比之時估量增
數分使積穀者有利糴運者無虞然險阻艱難之初
官買終難收效宜照尚書王驥征南事例榜示各都
司衛所官有納糧百石者陞一級襲一輩多者遞加
陞級許襲至三輩而止定擬規格仍給劄付千餘道
交付督儲大臣收掌填給送部銓授此外如承差吏
農散官等例雲南兩役俱行之今則九邊四川皆兵
與地方相應併議如恐吏弊冒昧似昨年吏部所查
革者則撫臣填給劄付卽下監收銀糧司道完日應
疏鈔

滇蜀

九

自來京者具文連劄付本人親齎每年總具一冊報
部如給劄執照者則司道以收完報撫臣撫臣類齊
付承差報部事完本部仍填總單開列行原給衙門
張掛內外交證耳目難塗如此則雖聽選加納之例
亦可舉行也廣布事例以足軍餉爲目前燃眉之急
而據疏客兵一萬三千輩之則將來不便調取養之
則糧餉亟宜措備數月之內費餉不貲操練誠是而
又不可無區別之法臣等竊謂揀選能造火藥器械
者當爲一營委官督造武藝精絕可作教師者選出

數百名又汰其無用輪班幫運其餘則皆堪練之兵矣分爲數營隨其資之所近以教師教習之以設總分領之而司府官或五日或十日輪行查驗本地軍舍俱令入營學習每月又合營數次庶兵皆可用而餉不虛糜矣談兵談餉總之安攘計而正其事者文武大小將吏也南夷與北虜不同北虜則我居常以厚利啗之而厚幸其去南夷則我居常以香餌餌之而厚望其來聞當初仕官卒拔應襲有一藩長重索數千稍不如意故爲遷延踰期不得冠帶而奸人乘

疏鈔

滇蜀

十

機誘入歸緬緬人以金珠爲冠遺之而又厚贈之故罕拔去而各同聞風亦去爲淵驅魚罪宜誅滅但其人與骨皆朽矣冷則叅將同知巡夷之行勘事之往委不可廢而土司喧嚷尚有以銀器諸物致敬名爲常例者有能勘平其事而卻之不受卽彼夷亦服其清正而酌水獻花事之如佛天緬雖大羊知佛事其清正者則必心非其樂受者向肯可知顧化與否寧不較著不但叅將同知卽前此有爲本道者諸夷直欲食其肉而寢其皮邊徼何賴於若人也子龍與若

人同里同穢而同忌李材之功者子龍旣爾思得一當若踵行故態則諸夷有唾之而已宜行撫按嚴戒子龍改過維新求以保身名而勿以決性命斯可耳今日司府俱稱淬礪不敢妄加評品而述已往以警方來見撫按之考察宜嚴無得庇縱釀釁至於土崩瓦解決裂而不可收拾也臣等庸見八事如此此番擊退緬賊警報雖覺多時賊營未入關內遲度爲難兵力復窘事勢則然不必爲當事者求肯擊退斬獲俱應叙功而平定無期罷兵有待宜俟夷招納舉

疏鈔

滇蜀

十二

無遺美通行優叙至於在陣官軍猶實存恤委當先議以作主氣臣等抑前聞之安邊固守於計爲長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頓繕兵以乘其弊若但欲殲其歸附伐畧弔民則彼遠走不肯會戰徒與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鬪報復之役將遂無已若多方間諜使之離二自行攪動我以靜待而以計勝是又在彼當事者長慮而得之也伏乞勅下該部詳議施行

聞警觸衷敬陳一得以備採擇疏

薛繼茂 湖廣道監察御史

臣恭聞邸報見雲南巡撫吳定一本為西事多虞苦無長計懇乞聖明俯賜酌議以保極邊重鎮又禮科都給事中張貞觀一本為滇南貢賞關係團體乞勅當事臣工相度機宜以安遠夷以固疆場事俱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二臣所言皆滇事滇人也不能言於滇之外猶能滇言之也皇上試垂聽焉夫帝王馭夷之道三戰守撫而已所以行之者三兵食疏鈔 滇蜀 十二

信而已戰可勝守河固而後撫乃可久兵雖精食雖足而尤以信為先滇南去京萬里與緬為鄰有謂緬叛者有謂緬通貢為不叛者有謂緬實叛為假貢以愚我者斯言也孰不可信乎叛貢懸殊第於此辨之審斯兵食可得而議也戰守撫可得而議也臣少聞父老言緬近西域其性好佛從古不犯中國有岳鳳以龍川頭目殺生奪印差人諭撫之官咸索金寶鳳即欲守印而不可得勢窮計迫因而結緬資援又有土舍莽光國等索苦賂助逆於鳳原非緬兵出犯

緬賊聞岳鳳成擒曰岳鳳嘗說天朝要來征我使我每年防備今日方知是反叛天朝曾為文書以自明其不及中國築城設堡屯兵建將仍以備緬為名至今並無緬一兵一象侵涉吾境人見孟養思遠之告難猛廣思仁之叛逃勾引緬兵送猛乃頭目來食蠻莫之語以為緬反緬非果反中國也蓋夷人恒性最深於怨緬與孟養原係世讐值會長思國愚懦受牌手思遠欺誘見中國失倚投緬借兵緬遂加兵孟養思遠告急於我發兵助戰大敗緬人於是奏立思遠為宣慰遠馭莽恩專好殺戮思國宗親不堪其虐眾叛親離緬酋乘機以送思國之子曩囊管食地方為由圖雪前耻夷民戀其舊王翕然迎之思遠不戰而走奔至騰衝告急調兵運餉驚擾全滇彼時緬兵不數日而自回矣先年猛密酋長兄弟爭官中國不能主其事見岳鳳投緬得勢亦入於緬其子思禮奔投騰衝上司將思禮併伊母罕烘安置隴川思仁安置猛廣而思仁糾計猛烈要擄思禮母去為妻思禮狀兵防禦思仁知覺騎馬奔回叅將鄧子龍巡歷隴

川之時思仁求見本官數其罪狀量貢十板諭令省
改不意思仁傷弓驚餌奔緬有第四子所管地方阿
瓦借兵曰送猛乃頭目管食蠻莫爲猛密屬地通緬
咽喉先因猛密土舍思順思化爲岳鳳逆黨思順歸
降復叛撫夷同知漆文昌安撫思化守蠻莫以拒緬
凡緬人經由其地卽殺之貨物不通皆由阻截豈以
一寢食忘思化哉故思化聞思仁送猛乃頭目遂傳
驚報欲我兵顧盼爲自衛之謀一則曰賊兵不知其
數衆七十餘隻已制永乃江邊搭浮橋三處一則曰
賊兵已過曩卯江逼近蠻莫三日之程二則曰阿瓦
兵往那磨江搭浮橋水陸路各一半截思化後路果
爾則何無事慢遊條來條去飄風驟雨蹤跡無定緬
行兵以象爲主平原曠野象可攻衝山箐阻深亦難
跋涉鄧子龍劉天棒皆以火器攻退且住居擺古離
中國二月有餘與老撾八百通相雄長老撾八百距
金騰幾及半年所云被緬兼併憑何爲據無非假其
聲勢虛張誇大未足深信如果兼併二國則幅員益
廣志願益盈卽欲他圖尙有違等國乘其後未必敢

遠離巢穴故謂緬欲犯中國臣不敢信以爲然若謂
猛廣等處皆我藩籬緬旣侵凌安得不謂之叛則當
爲強固藩籬之策綢繆牖戶令其無隙可乘何置之
度外不爲一處直待其至我封域而後應之乎大抵
緬加兵於難者乃夷人之常性來必有志長驅通貢
於我者乃慕義之真情不可過爲阻仰遮西之失思
遠自貽之戚也思仁之反被責畏罪之心也蠻莫之
危思化積怨之故也失今不爲之恐將來有不可圖
者語云治患必究其已然則知救之之法必慮其將
然則知備之之方桑梓私衷勢難緘默輒以聞見條
爲九款蓋病者自言其病頗得其真不敢以忌醫爲
諱亦未敢自謂長計伏乞勅下兵部再加酌議務求
至當經久可行庶皇上永紓南顧之憂而全滇長
享無事之福地方幸甚臣愚幸甚計開一撫屬夷以
固根本金騰地坐極邊近則土司一十五喧二十八
塞田土相爭婚姻相競強凌弱衆暴寡望我中國處
分具告到官差人提取恐嚇逞威猛於虎狼誅求之
欲深於溪壑凌其官長汗其婦女稍不知意卽稱毀

累毆差加之重罪又有拜見打點之責訟未剖而家已破矣土官當襲非數千金則冠帶不得榮身致終身爲土舍者十常八九習儀拜牌間有事故患病不到則殊連問罪指倚按臣巡歷派買肥鷄鷺鴨竊盜生餐咬令誣攀富夷應納錢糧火耗等項一倍加至二三倍自知勢不能立多以地土投典士夫舉監之家依爲倚靠又違禁取利倍徙者有之父祖而貽于子孫有之求之不遂告於官司夾打監追向他人借還亦復如是又有哨把等官盛張勢焰貪虐交加土

滇蜀

十六 三百六十六

夷視我中國之入如豺狼之不可近遠則有三宜撫司五宜慰司或被緬侵侮中國懼挑邊釁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坐視不收力屈心離勢不得不投緬爲主投之者雖家奴遠族得管地方不投者雖嫡派親枝莫能成立以上情狀不能盡述皆臣家居目擊素爲寒心合無將近夷土舍之不得襲者盡給冠帶便其約束夷民習儀拜牌果有事故疾病不到者不必深究詞訟辦理差原告勾攝從公勘處衙門人役需索控職違戾勢豪田債不許凌虐其要尤在慎選賢

司守令痛洗往者陋習如所云得一賢令如得勝兵三千萬人又就近立社學以教其子弟每處立義倉以賑其災傷哨把等官不許擅自到彼肆其科索爲叢驅雀爲淵驅魚遠夷近緬者如木邦宜慰司地方廣闊自岳鳳陷死罕章流落他處當查明奏請頒給勅命使招撫散亡之民厚我藩屏猛密宣撫司有思奔爲岳鳳誘死於緬上同置思仁思禮於隴川猛廣之地然則猛密境內隴緬以站據乎如木邦之空虛乎亦其疎遠子孫駐牧乎未有款及之者當查覈改

滇蜀

十七 三百六十六

正或如猛淋差館駐守猛養思健雖有破緬之功微賤寡恩國人不能思國先有投緬之罪猶子曩翁頗得人心感念曩翁孽非自作討得蓋愆或因思遠敗緬有功仍冷堵截亟宜從長計議再乞通將遠近諸夷各給勅諭一道明白開諭從今以後中國與爾通爲一體痛痒相關宜各立紀綱治亂持危與滅繼絕投緬者互相檢舉嚴知情連坐之條禦緬者互相助援重賞勇建功之賞軍衛有司不得毫釐科擾各夷亦不得生事興淨自相殘害無事則唇齒相託各爲

我守有事則胡越相濟各為戰戰人心固結堅於金城將可以不設兵可以不屯餉可以不費編勢孤立有不稱貢於外藩者否也伏候聖裁一廣屯田以裕兵食滇南兵餉每年二十五萬有餘本省錢糧止足八萬日憂不給大司農以請發年例為難漢趙充國用屯兵之計坐困先零況夷方地廣人稀鹵莽未闢廣南府知府漆文昌留心講求竭力開墾衝嵐冒霧出入如家試之屯處已有成效他處可墾尚多因田兵多有物故以遂歸咎於瘴亦不盡然蓋炎荒之地露居冰飲藥餌未備寒暑交侵安得不病而死若畏瘴廢屯是因噎廢食矣苟欲為滇南造福非屯不可而着實舉行尤非於不河按察司雖有屯田水利道統轄通省責任不專合無加漆文昌屯田副使之銜使肩其事假以便宜不責近功務圖長計農器藥餌及田兵衣食居處皆從優厚三年成熟方行起料夷方地土高者可以刀耕火種下者可以注水成田不難暫費而永寧興勞而永逸地闢民聚瘴癘之氣亦可自消待有成效之日調屯員役從重陞賞田

增則餉減食足則兵強其於緬何難之有不然養兵費餉竭盡民膏一旦不敷脫巾競起非長久之計也伏候聖裁一練土著以備不虞滇南用事以來土著之議以未能信而未嘗舉行及散兵為變永昌幾遭荼毒非不知客兵之害然土兵未練緬警俄傳去蟻驅蠅旋麾復聚客兵既募姑暫特以無事土兵又成畫餅矣未嘗練之豈謂夷民皆柔軟脆弱而不能用哉議論既多推賊之心責在領事之考成之効施為無原生騷擾之端實謂不明瘴毒且之樊土著

以實必有可觀既撫之以聯其心又練之以作其氣二者交相爲用不過數年可得號稱萬眾觀上死長長知勇知方彼桑梓之慮休戚相關以之探哨必真以之征戰必勇一呼而集一麾而散屯田土著相須而成滇南可永安無慮矣伏候 聖裁一因通貢以圖長計緬之順逆雖情形難決力之富強則出沒可虞中國擴爲叛夷彼已絕歸順之望矣張副使遣人宣諭卽欣然憬悟遣人出覓該道重賞差官護送歸國心悅誠服且迤西之敗淫冷寒膽遂貢獻方物借

疏鈔

漢書

二十一

廣內知緬貢來時猛廣內變適遇其會又稱貢無緬文係差官賞賞微功不知貢物不下千金差官安得卽蒙千金之賞以償其費其無緬文者或中有別獎亦未可知亟宜嘉與棄過許之更始或五年或三年一次立限分界不得多帶兵象及我內地仍破格優賚厚往薄來忠信可行於蠻貊省養兵之費以賞貢夷信義所加何心不結但不可因其貢而懈其防順則德足以懷叛則力足以制成敗之數任人而不任天操縱之權在我而不在彼今若不允則如前形迹

疏鈔

漢書

二十一

晏然合無今後兵備守巡道於冬春二季輪駐騰越州或進隴川等處巡歷就近安撫所開屯田所練土著一併親臨查驗量帶隨從員役雞犬草木不許侵擾使窮荒異類樂覩漢官威儀會長來見宣示朝廷威德待之以禮貌結之以信義詢其利弊優其賞賚平易近人人必歸之亦可得其事情之實其中處置之機巡按御史須親至騰越州出巡若有夷情壅蔽及受害含冤許得徑自申訴一應員役有仍前索取夷貨者密訪重究撫鎮衙門不必待地方有事平常

疏鈔

滇蜀

三

言六十七

之日亦閒駐騰永裁省供億禁示叅謁率以爲常則夷漢有聯屬之意情形無壅闕之嫌姦人卽欲因是生非亦有所畏而不敢矣伏候 聖裁一通文告以得夷情緬與中國道里既遠文字亦殊與緬連界諸夷言語頗同狀貌相似往往諸夷警殺捏稱緬兵而我探報失真紅崖內地金騰離夷方既遠撫鎮離金騰亦遠欲待勘實且奏豈不遲誤軍機報後追尋茫無的據諺曰一日一雲南三日一北京蓋其俗然也詎聞先年總兵戚繼光用兵憑哨探尖哨一至卽便

羈留待應驗真假定行賞罰故每偵必得至今禦虜猶有明哨暗哨之術何獨禦緬而不然乎合無行各土司選斂練通事之有身家者量爲優待貢以探緬先取官舍通事甘結到道緬有舉動集兵演象必非一朝夕之故探得消息取印信文書同譯字通事星夜置郵倒換果有實跡重行獎賞如虛坐以妄報軍情之罪稽遲失誤罪亦如之夷酋生事一併探報院道郵遞公文或曉諭或誥諭或詰文令其具文回覆以便撫處武弁舍餘許得習譯夷字尤爲生員兵備

疏鈔

滇蜀

二十三

道選勤慎指揮等官把守夷方要害之處遇其警患就令具文稟白與夷文互相印證彼愛惜祖職卽或樂功不無畏禍報若虛誕桑梓難欺豈不爲自固之計不然責任弗專聽其虛喝調兵不信成舉火之戲萬一姦人勾緬出犯必有徵兵不至之時矣叅遊所用把總哨官永昌府選漢人之殷實給以冠帶或千百戶之廉能者送用彼投充異鄉之人未諳土夷之習以上把守夷方及叅遊標下哨把官員巡按至日

列考察無知警勵伏候

聖裁一懲往事以假便

宜用人勿疑兵戒中制况軍機秘密有不可令人知者兵備道控制華夷當一面駐劄永昌或移駐金騰探聽得實即當相機行事及具報撫鎮離省一千七百餘至公移往返坐失機宜先年兵備羅汝芳深入夷有誘緬心腹之人要約盟誓刻期可擒岳鳳而都御史王凝制之遂成後來之禍張文耀悉心經畧區畫有條祇鈐制各官中其飛謗上司誤信且以不及改調而不能得終其績邊情非細須賴擔當稍欲施為動遭掣肘無惑乎報警有虛聲而責成無實效也

疏鈔

滇蜀

二十四

臣謂兵備叅遊貴於得人既得其人貴於久任欲享功以生事則結束為難將養望以失機則滋蔓可慮自必竭盡精力熟思而審處之一應事務聽其儘力展布後行揭報撫按不得從中違制他日利害則有攸歸况撫按以時巡行又得面相計議亦無偏任獨斷之患至於李材發兵破緬迤西之貢可據乃幽囚囹圄夷人無知皆謂皇上嗔其發救他日若被緬侵侮知告救之無益院道亦以前轍為鑒即告未必肯救畏仍先年不與做主之意也豈不寒諸夷之心

解任事之體哉亟宜將李材釋放張文耀仍補雲南副使員缺即非本道叅與其事地方有賴伏候 聖裁一飭鎮臣以重責成沐英開闢滇南世封鎮守夷人無遠近小大未有不知沐氏之名者巡撫贊理軍務權非不重而更代不常即有威名旋非其故矣沐氏墳墓親戚皆在南京又見在錦衣衛千戶未必敢為跋扈承祖宗基業身任重寄僅以虛名備位地方安危夷情虛實與已若不相關朝廷高爵厚祿謂何乃聽其優游自便而不責成哉該府會省有莊田耕者即為莊兵不下萬餘並無軍衛有司差役之擾養精壯足堪防禦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合無行令鎮臣將鄰近三宣如羅白斯等莊之精壯者選千餘名委之衛官與土著一體操練若遇調發聽叅遊督領鎮臣不得節制遇有征進令別處壯丁三丁供一減我額餉尤占忠順其羽翼之生事者業經剪除即令該鎮自行禁戢以全體面如仍前放縱撫按不時拏究毋得庇護所用旗牌官聽巡按御史考察實乃沐氏之福然地方事鎮臣例得與聞與司道手足相

疏鈔

滇蜀

二十五